

目 录

我所知道的王天培将军·····	张岳奇 (1)
王天培被害后的国民革命第十军·····	龙霖 (13)
黔军北伐与周、李黔东之战·····	左鹏 (21)
胡秉铎与早期的《贵州青年》·····	汤鲁林搜集整理 (28)
碧血丹心，浩气长存 ——记梨树坳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王富海烈士 ·····	黄平县政协文史组 (31)
革命老人康燧 ——记康胡子在羊坪的四十年·····	杨林口述 蹇人弘整理 (37)
镇远解放前后见闻·····	赵德舜 (45)
在解放台江的日子里·····	欧阳海 (55)
解放前夕的旧州中学·····	孙一鸣 (60)
施秉县解放初期政府工作片断·····	黄克雷 (67)
西进途中轶事·····	李大德 (74)
丹寨县兴仁区剿匪记事三则·····	王文斋 (80)
(一) 一封鸡毛信	
(二) 袭击凯里	
(三) 民兵智擒匪首	
我的一次革命洗礼 ——锦屏土匪叛乱散记·····	陈中平 (93)

走向光明

- 跟随张涛将军起义前后……………许俊陶(103)
- 我率队起义投诚的经过……………高先民(119)
- 旧州航空油弹库人员迎接解放……………曾玉华汪培成(126)
- 雷、台、剑苗族农民抗暴斗争的记实…况再举搜集整理(132)
- “黔东事变”善后工作片断……………黄在之(145)
- 锡利乡农民暴动始末……………杨远松搜集整理(157)
- 刘伯龙在黄平的罪行点滴……………解大光(163)
- 民族同化政策的破产……………张明达(168)
- 我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在榕江活动概述……………唐建德(177)
- 镇远酱园厂创始人舒万龄……………王天觉(184)
- 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与校长黄质夫……………廖成鹏(200)
- 水打老里坝纪实……………黄平县政协文史组(218)
- 洪水无情党有情……………吴才俊(226)
- 拾遗 订正

我所知道的王天培将军

张 岳 奇

王天培，原名伦忠，进贵州陆军小学堂时始改名天培，号植之，侗族。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农历戊子年腊月初四生于贵州省天柱县执营（今名“织云”）乡。父大瀛曾任清朝“绿营兵”都司，三十六岁解甲归里，娶妻立家室，生天培弟妹十五人，天培行四。

天培在少年时代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清末废科举改学堂，始在天柱县官立高、初两等小学堂肄业。嗣于一九〇七年，与剑河县李世荣同到贵阳，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一九〇九年毕业。其时正值清皇朝极弱之际，帝国主义虎视鹰瞬，中国豆剖瓜分，迫在眉睫。李、王二人深感国是日非，有志于讲武救国，故成绩均佳。宣统元年（公历一九〇九年）同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王天培以峥嵘岁月之年，值风云变幻之会，以陆军第三中学代表名份立起参加武昌起义，旋参加收复汉口之役。王奔走于武汉三镇与刘家庙之间，宣传革命，组织力量，奉命督战凤凰山要塞。是时袁世凯统兵南下，攻占汉口、汉阳。袁氏此时已入新华春梦，并不思进攻武昌，但武昌城内则感危在旦夕。黎元洪、黄兴相继出走。其时孙中山先生已在南京成立革命政府。王天培在此危殆中，与孙武、

张振武、邓玉麟等仍坚守武昌危城。直至革命军代表与袁世凯达成协议，清帝溥仪逊位，黎、黄复回武昌主持，共和完成。王天培领孙中山总统所发之“开国纪念手枪”一支。对于是役，王实有微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王天培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王在保定军校，思想比较激进。民国三年（公历一九一四年）与同学穆永康、吴国梁到北京。当时袁氏侦探密布，凡言行激进者，皆诬以“谋刺”或“危害民国”等罪下狱。穆永康、吴国梁与王天培三人思想激进，言行不羁，穆、吴二人被捕下狱。王天培出于行侠仗义之心，毅然赴狱自承脱穆、吴于难。事后，王得同乡议员营救，查明王系保定军校学生，因而获释回校。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王天培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受派回黔，由当时黔军总司令王电轮委令到黔军第一团任见习排长。由于王在当时黔军当中学籍较高，旋由排长升任连长。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袁世凯背叛民国，自称皇帝，改元洪宪。蔡松坡在云南树起护国义帜。黔军总司令王电轮思想比较进步，与蔡松坡密电联系，决计响应。但其舅父——贵州督军刘显世弟兄，已接受袁世凯封号与所赐袍服，欲杀王电轮以免祸。只是迫于当时形势，不响应起义，则贵州将首受兵祸；王电轮兵权在握，杀之亦不可能。于是电达南京冯国璋上将军，呼吁制止袁氏称帝，这自然是毫无作用的。黔军随即参加护国义举，出兵入湘，与袁世凯所部北洋兵在芷江、黔阳、托口等地进行战斗。

王天培在护国战役中，率所部连队随第一团由龙溪口（即今新晃县）进攻芷江，在芷江附近与袁氏北洋军激战。在夺取晃芷间杀牛坪之战中，王所率连队打得出色。直至袁

世凯死亡，护国军事结束，王天培由连长晋升为黔军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旋因王以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军校出身，娴于军事学术，复调任模范营长。

护法军兴，黔军响应入川，攻下三百梯，进驻重庆，王天培以军功升黔军第二团团长。

黔军入川后，与四川军阀反复角逐，互争地盘，王天培所部二团中，黔东南侗族、苗族青年较多，禀性淳朴，遵守纪律，比黔军他部较好，时称之为“姑娘兵”。驻扎各地时，很少出外游荡，寻花问柳，在野战或巷战中，亦较少焚屋掠财之举。与川军相比较，自然受到人民欢迎。江津县曾为王天培建立生祠，虽不免于逢迎陋习，但所部第二团官兵在纪律方面确遵守较好，而王天培具有救国爱民思想，约束所部较严，乃系事实。

王天培所部黔军第二团，虽被称为天柱“姑娘兵”，但作起战来，却沉毅勇猛。一班人守一个阵地，敌人以数倍兵力常屡攻不下。四川军阀，素多内讧，互相争夺地盘，但为赶走黔军，却暂时合作，联成一气向重庆进犯，这一黔军根据地岌岌可危。黔军倾全部兵力，只有五个营，由王天培指挥，拒敌于悦来场激战三昼夜，川军遗尸遍野，攻势被挫，重庆赖以保全。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广西军阀沈鸿英、陆荣廷反复作梗，黔军奉广州军政府孙中山之命援桂，王天培率第二团为前卫，打败桂军陆廷荣部韩彩凤旅于柳州。到桂林后，孙中山先生闻王所部纪律良好，又能听从指挥，为革命出力，忠诚可靠，颇为嘉许，遂任命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同时，还送了几本《三民主义》给王天培，叫他

好好阅读。当天，王以晋见中山先生的经过告知朱品三（朱在非常大总统府幕僚处供职，与王交情笃厚），并说：“中山先生真正伟大。今后我坚定宗旨，追随先生革命到底。”过了几天，王天培及其胞弟王天锡均加入中国国民党。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贵州督军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电轮翦甥之间，虽然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有主义之争，但旧与新，保守与改良的矛盾，则日演愈炽。刘显世的财政厅长张协陆，为王所迫，服火柴头红磷自杀，刘王矛盾更趋深化。王电轮假辞职去上海，授意所部五旅为乱，杀郭子华于市、督军刘显世被迫出走。王天培奉孙总理命，率所部回黔定乱。是时王电轮在上海被刺身死，袁祖铭以资历、实力作为黔军领导人，打着“定黔军”旗号回黔定乱。王天培系袁旧时部属、当然拥袁，遂被任命为黔军第二师师长。

滇军头目唐继尧乘贵州五旅之乱，派唐继虞统兵入黔，外假护送刘前督回黔之名，内行侵占贵州地盘之实。袁祖铭、王天培与彭汉章等人此时认为刘前督是自己前首长，且滇军势盛，贵州人民穷苦，不如四川富裕，若与唐争，于民于己均多不利，遂随袁祖铭援川，复占重庆。

王天培部由团而旅而师，扩充甚速，兵员不足，武器更为缺乏，遂于重庆向上推荐，任李世荣为该师第二旅旅长。李与王系历届同学，李又自称天柱人，想抓武装，以遂其勃勃野心。到职后，驻在江北，一面招收兵员，一面向当时黔军总司令部多方运动，将在川历次缴获之坏枪发给已部，雇用枪匠日夜修理，费尽心力，将第二旅补充得相当完备。王

王天培却派其弟王天锡来接任第二旅旅长，要李世荣仍去广州当代表。李世荣迫于情势，不得不把第二旅武装交出。但对王天培此举却非常愤恨。李世荣曾对我说：“我到总部不知告了多少人情，才把枪要来。若是他去要，朱绍良哪会给他。我到处托人把枪匠找来，日夜监督修理。我的勤务兵，连草鞋都没有穿的。我辛辛苦苦才把第二旅补充好，他（指王天培）派他弟王天锡来接哪！为他人作嫁衣裳，到头来一场空，算了！”说时咬牙切齿，从此，李王之间暗中产生了裂痕。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唐继尧梦想窃取西南领导，命唐继虞率所部的在黔滇军，取道广西入粤。唐继虞前假护送刘显世为名，统兵占领贵州全省后，黔政大权旁落其手。刘显世已成傀儡，并且备受排挤，已不能再主黔政。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派所部第一师师长彭汉章率所部回黔接任贵州省长。王天培派兵一个团，由第二师参谋长王某率领，助彭回黔，驻独山、都匀等县。袁授王天培以贵州军事督办名义，虽有其名，然王并未回黔就职，仍驻重庆。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夏，川军各将领提出“川人治川”，要求黔军退出川省。袁祖铭仍不想走，王天培坚决主张出兵参加北伐。先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陆续派陈汉瑜、吴玉章（共产党员）来渝动员黔军参加北伐，王天培接受了吴玉章的动员，决心加入革命行列。同年（一九二六年）农历五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王天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在綦江宣誓就职，随即出师取道湖南的东部，加入大革命。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以周西成为贵州省长，自己统领黔军出湘。

王天培随黔军入湘，循潯阳江而下，兵次新晃、芷江之间，黔军在洪江解决了巨匪唐大王、唐三王，沿途肃清其余残匪。到芷江，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军前敌指挥。率领九、十军及五个独立师，溯沅江而下，经辰州进驻常德，袁祖铭旋由洪江到常德。王率所部渡洞庭湖，经公安、石首等地，分兵进驻澧州、津市各要地。王自率所部由沙市攻占荆州。

袁祖铭进驻常德后，其人并无革命理想，仍沿用在川故技，一面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一面又与北洋军阀勾结。坐镇常德，以观虎斗：国民革命军胜，则取宜昌渡江占豫陕；国民革命军败，则占长沙。国民党知其谋，于一九二六年农历十二月廿七日派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师长周澜于常德诱袁赴宴，擒而杀之。

彭汉章脱离部队，轻身鲁莽前往武昌，尚欲为袁申诉，被国民党逮捕枪决。

王天培一则因自己曾率兵入桂，受孙中山先生赏识，授以中央直辖黔军名义，再则身在军中，不离部队，蒋介石亦不敢贸然下手。遂命王所部集中宜昌、沙市，由蒋派员点名，以便按人数发响。点名结果，全部官兵实有二万五千人（按：在宜昌收编吴佩孚的卢金山部三个师又三个团后，全军已达九万之众）。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宁汉尚未公开分裂，蒋介石命令王天培所部经武汉到芜湖集结待命。

蒋在南京组织继续北伐，以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集结安庆，沿津浦路向北推进。这时合肥被围，待援甚急。李宗仁命王天培所部第十军与第二十七军联合，直捣

舒城，以缓合肥之围。王率所部攻下舒城，并准备向蚌埠前进。李以其所属广西部队第七军与第十五军由芜湖渡江，向巢县、唐埠从左翼进攻。以十军、二十七军与三十三军直捣肥水。攻下肥水后，合肥之围遂解。十军进而攻占蚌埠，控制了运河中段流域。

徐州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孙传芳在江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以后，退守江北，与山东军阀张宗昌联合，共同抗拒国民革命军。这时徐州之守敌约五个军。总指挥李宗仁命令十军与王金韬部进攻徐州。十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治，三十师师长潘某（王之另一胞弟天生此时尚未任师长），独立团团长罗启疆，还有一些杂色部队及收降残部。敌人在徐州外围设了三道防线。彼时十军人心振奋，士气甚旺，接连攻破敌人第一、第二道防线。敌人在濉溪口、黄山头、夹沟、元山等地筑有坚固工事。二十八师攻濉溪口，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独立团团长罗启疆前往补充。生力军到，士气一鼓，遂将敌军击溃，占领了濉溪口。二十九师攻黄山头，经过苦战，亦将敌军击溃。三十师与独立团分攻夹沟、元山，亦相继获胜。敌人外围阵地尽失，徐州城自难扼守。同时王金韬部亦进至徐州城下，敌人不敢恋战，弃城逃窜，十军遂将徐州攻克。蒋介石闻报大喜，发给十军七月份薪饷四十万元。军心愈益振奋，接着组织追击，克杨泉驿。敌乃扼守韩庄要隘，十军漫山遍野进攻，敌不能守，十军遂将韩庄要隘夺获。

这时十军已越过运河，向临城县进攻。独立团团长罗启疆自告奋勇，愿作前锋攻下临城。罗部进至城下，敌兵据城以守，枪炮密集，接近城垣，已属不易，要想爬城则更困

难。罗启疆知稻草能御枪弹，命所部士兵头顶稻草，手提煤油桶，冲到城门洞，将稻草堆积，浇上煤油，放火烧毁城门。一时火光烛天，城门被焚坍塌，火焰直射城中，而罗部机枪又对准城门猛射，敌无法抵御，弃城而逃，罗团遂攻克了临城。

攻下徐州后，王天培曾集合全军讲话。他站在台上，笑容满面地说：“别人说我是王大炮。我这个大炮，在武昌第一炮打出了中华民国，第二炮就要使北伐成功，统一全国。第三炮将要使世界革命完成。”王天培之说“世界革命”亦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只不过是孙中山先生遗嘱中所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打倒列强，那样一种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但是在这一思想体系指导下，王天培对北伐事业，确是忠心耿耿地在实干着的。

攻下徐州，又克临城，敌人累遭挫败，士气已丧，济南动摇。十军兵至滕县，敌人已不敢死守，一战即克。之后又乘胜连克兖州、泰安、界首。张宗昌退守济南。此时十军收降敌军残部不少，全军已由驻宜昌、沙市时的二万五千人，增至十万之众；如果再攻下济南，收编几个师就更加庞大了。蒋介石、何应钦深恐十军势力扩充，壮大自重，无法控制，才电令十军停止前进，并停发军饷，断绝补给。

帝国主义以中国作角逐场所，划分势力范围。山东久已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占，张宗昌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素相勾结。日本军阀已见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逼近济南，于是一方面公然出面声明，不准北伐军经过济南；一方面派日本兵参与张宗昌部队作战。张宗昌取得日兵之助，又搜集白俄兵参加，并将孙传芳余部及己部重加整顿，对国民革命军进行

反扑。北伐军被迫逐步撤退。十军退守运河，复与敌激战。黔军士兵跋山涉水，矫捷如猿，时而插入敌左，时而插入敌右，敌人惊疑后退，十军复克临城，与敌军犬牙交错，反复搏斗于宫桥、滕县之间。是时左、右翼友军后撤已远，十军孤军突出，将有被围之虞，遂亦向后逐步撤退，直至夹沟。

蒋介石见北伐不利，亲率大军往援。分兵三路进攻徐州。蒋自任中路，王天培任左路。王天培受命后，集合连以上军官讲话，鼓励大家再度拿下徐州，为党为国立功，并补充各部弹药，挑选精壮，将老弱俱留后方。全军一鼓作气，攻占徐州城外的卧牛山、九里山、云龙山。俯瞰徐州古城敌军动态，历历在目。同时派二十九师与友军配合，攻下肖县，缴械万余。十军官兵满以为徐州指日可下，殊不知整个情势巨变，非所能料。

一九二七（民国十六年）八月初，宁汉斗争更加激化。蒋介石敌视中国共产党比北洋军阀更甚，存心放弃北伐。加以张、孙所部在日本兵驱赶下，猛扑而来，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全线后撤。

王天培所部第十军退至蒙城，王不甘后撤，心中想的还是“直捣幽燕，痛饮黄龙”，不料蒋来电命王赴南京面商要事。王亦想亲到南京，晋谒各当道，陈述善后，重整旗鼓，继续北伐。及抵南京，蒋介石已于八月十二日在上海通电下野。八月十四日，王到军事委员会晋见时，即被扣留。宣布的罪名是“经理无绪”。旋移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是晚深夜，复以专车押至杭州浙江省防军指挥部监禁。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九月二日（农历八月十二日）夜半，王天培将军被杀害于杭州城外拱宸桥，终年三十九岁。

王天培将军驰骋于四川，蓬勃发展武装部队时，朱绍良任黔军参谋长，驻在重庆黔军总司令部。在军阀割据纷争年代，参谋地位只是一个幕僚，供主管官指使，作计划，下命令，并无实权。因此朱常想掌握武装，才能拥权自重，为所欲为。王天培对朱亦以幕僚视之，朱寻机争取带兵时，王寸步不让，因而与朱有隙，积久成仇，二人心中已成互不相容之势。

贵州五旅之乱，何应钦系王电轮妹夫，王假辞职去上海时，与何久有密谋。五旅乱中，敢于杀害郭子华，逼走刘显世，何应钦暗中实主其谋。袁祖铭率“定黔军”进驻贵阳，何应钦逃往昆明，袁派人追至昆明行刺，弹穿何腹部，入法国医院抢救得活，何对袁、王、彭三人抱有杀身之恨。袁祖铭被杀于常德，彭汉章被枪决于武昌，惟王天培尚存，何应钦心有余恨。蒋下野时，军政大权交何应钦代理，斯时朱绍良与同在中央，两人同仇共恨，见王脱离部队，只身到京，机会到来，当然不会让王活下去了。

王天培被扣后，心中明白，自己已落在两个仇敌手里，已无生望。在狱中函达家属说：“昔岳王忠于宋，不免秦桧之害；今我已入岳王末路矣！万不料青天白日旗下，亦有秦桧其人者。忠奸不并立，古今同一辄。生寄也，死归也，生死不足惜，其如公理何”（见《哀启》）。自南京移杭州时，在车中写有《宁归歌》一首，大意与上函相同，只是用歌词形式表达，现已不复记忆。足见王天培已知自己不见容于蒋，又落在仇人手中，必被谋害，不能幸免是实。

“经理无绪”这一罪名，从王天培历史经过事实看，不为无因。王在四川历任团、旅、师长，他的亲戚杨××，一

直为他经理军需业务。黔军在川，军饷并无定款。驻在外地时，则在外县场、镇自己筹措，专赖重庆领款，常不可靠。因此黔军多不能按时发饷，每月拨粮，发副食费（亦称菜金），月终有款时，每兵发三元、二元不等，少则一元，甚至有时一二个月也不发。士兵零用，只能分点副食费。节余这种情况，已成习惯。因此，主持军需业务的人，便有从中舞弊之机可乘。军需处杨××在十军中拿走多少款，无法统计。所可知者，其在青岛置有房产，自住一幢楼房，极为华丽。十军有人到过他家，知道他在银行存有巨款。王被扣后，杨旋逃青岛，逍遥自在，度其寓公生活。

攻下徐州时，中央拨款四十万元，此时应照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制度按级发饷，但十军也没有这样办。

据当时可靠传闻，“经理无绪”是蒋介石手令扣留王天培的罪名。按当时情况，王天培是前敌大将，累立奇勋，至多是申诉、记过。以此下前敌大将于狱，已属过分，更不是杀大将理由，且王天培一生，并未置有良田美宅，更没有银行存款，更不能以此将其杀害，王天培之死，实别有主因。

蒋介石素残忍狠毒，谋杀宿将以吞并其武装，成为他的惯伎。王天培所部黔军，发展到近十万的大军，而且团结善战，黔军宿将惟王独存，必欲去之以确掌其武装，是为王致死主因。且蒋自领中路，进攻徐州，败退下来，要找一个替罪羊以诿卸自己失败之责，王天培正中其彀。至于何应钦为人，知蒋最深，对蒋异常恭顺，事无巨细，必向蒋先请示而后行。何应钦从不敢用贵州人，可见何对蒋小心谨慎，不敢稍有放纵。杀王天培这个前敌大将，没有蒋的授意或暗示，何应钦绝不敢这样作。蒋虽下野，何即蒋化身，蒋利用何王

矛盾，令何应钦杀王而自隐其奸，这才是事情的本质。在王天培被害后四年（民国二十年八月），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忠勇性成，夙娴韬略，效劳党国，历著奇勋。近××××嫉妒贤能，排除异自，于十六年八月间，乘王故军长自前线返宁请见之时，遽加禁锢，继施极刑，黄鸟歼良，古今同概，追维往昔，悼惜良深，故军长王天培着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以彰先烈，而示亲苑，此令。”军事委员会决议：照陆军上将亡例，给恤二十年，每年领洋八百元。给治丧费三千元（见《哀启》）。并在贵阳市开了追悼会。

国民党政府命令中，既没有提出“遽加禁锢，继施极刑”的人的姓名，更没有惩办杀害王天培这样一个前敌大将的罪犯，一纸空文，掩饰过藏奸，实是欲盖弥彰，此益足见蒋介石老奸巨猾的丑恶心肠而已。

编者按：十军在湖北宜昌一带击败吴佩孚的长江中上游司令卢金山部后，收编卢部四个师，这时十军已扩编为九万之众，及十军会师武汉，改为江右军直下安庆后，蒋介石阴谋夺王天培兵权，任其为安徽省长，王拒不就任，旋又率军北上，势如破竹，攻下徐州，连克兖州、泰安等城，张宗昌部师长曲同丰、张敬尧等派代表到泰安联系，拟于十军攻到济南，即反正相援。这一消息为蒋、何所知，惧王壮大自重，乃决心杀王。何应钦的私仇，亦促其阴谋得逞。这是王被杀害的主因。

王天培被害后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

龙 霖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下旬，王天培在南京被蒋介石、何应钦扣留。恶讯传来，第十军部队群龙无首，处于混乱之中。当时第十军军械处长周志群（三穗人，系王军长当第二团团长时的老干部）见到情况危急，觉得要挽救危局，非得一个有资深望重的人出来方可，便与留守南京的留守主任杨永荣、野战区医院院长蒋昌煜、军法处处长管藻夫等商量，决定让周志群和刘××二人前往汉口请李世荣来京商量第十军前途问题。周、刘于七月二十九日夜驰奔汉口请世荣，经悉李已迁居武昌骆珈山附近友人开设的四美公司内，周、刘随即寻到该公司拜谒李，面呈王军长被扣留经过和当前的情况。李世荣仍报怨王天锡师长过去对他不仁不义，不愿去南京。周、刘只好又星夜赶回南京。此时情况更加恶化，周再与留京主要人员磋商，通知把南京所有留守人员星夜向距京六十华里的当涂县集中，只许可随带轻便行李，笨重的东西一律不带，限当夜鸡鸣头遍全部到达当涂，并与二十八师一团二、三两营和第二团一个营联系好，连夜离当涂向安徽省屯溪镇集中。各路人马于八月初五日先后到达屯溪镇，清点人员共二千一百八十九人。部队在该地休整开会，向地方筹借军饷，讨论带出来的部队的编制问题。对

于部队编制问题，人多意见多，有些人要编为军，保存第十军建制，有些人提出要编为师。讨论时间较长，不能决定。最后，周志群提议：保存第十军建制是合理的，因为要替军长报仇，但是人员较少些，要编为师的同志是根据当前情况和人员来决定也是适当的。我建议，编为师的话，就由同出来的团体中，选举有资望、有经验的人来充当师长，如果要保持军的建制，那应派人请李世荣来任军长更为恰当。大家都同意周志群的意见，即派杨连长益增（原在广东随李世荣当卫士，后任警卫连连长，天柱县葡萄寨人）携周志群函赴武昌，并面呈部队到达安徽屯溪的经过和人员数量。李世荣对杨益增说道：“你们到达屯溪已得到安全，无生其它顾虑，理当随同你前去看团体弟兄，只因贱躯欠健，暂不能前往，待你们到达江西后，定来看部队。南昌第三军朱培德总指挥部参谋长唐淮源（云南人）系我同学，我当去信给他。你回去向周志群说，先派人去向他联系。”杨益增返回屯溪如实向周志群汇报。部队遂按人员数量仍暂编为师（共三团），周志群任师长，并于十月上旬经鄱阳湖到景德镇休息，过旧历年。周志群持着朱总指挥培德的介绍信再次亲往武昌请李世荣来赣主持工作，但李世荣仍不愿动驾。周返部队后，于一九二八年春率部队到南昌百花洲，整编为陆军新编十一师，周志群任师长，归第三总指挥部第九军军长金汉鼎节制。随即被调到赣东上饶、河口、临川驻防，不久就调往黎川、广昌。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与阎、冯之间的战争爆发，周志群拒蒋调遣，离赣入闽与卢兴邦总司令联合，在福建设防，保卫闽疆。是年秋，蒋介石派皖系部队刘和鼎的一个军，

配合海军陆战队六个大队进攻福建，在南平、古田、洪山桥一带战斗月余，结果，皖军及海军陆战队被闽军打败，退回浙江浦城。我们部队扩编为福建省防军第一、第二两个旅：周志群任总指挥兼第一旅旅长；丁建藩任第二旅旅长；第一旅的一团团长是徐礼庭，二团团长张鹏霄；第二旅的三团团长杨杰臣，四团团长张定扬。部队分防于闽北的南平、建瓯、建阳。由于周部此次在福建驻防保卫闽北。打败了蒋派来的皖军及海军陆战队有功，卢兴邦总司令亲临南平县大为犒赏我军。两个旅的士兵，每人发给鞋、袜各一双，面巾各一条；酒、肉各一斤；排长以上的官员集中在南平联欢社会餐，尉级军官每人送给一套卡叽军服，校级的每人送给一套黄呢军服和一双黑皮鞋。在会餐当中，因为卢总司令不会讲普通话，就由其弟卢兴荣副总司令向大家敬酒。他首先敬周总指挥的酒，称赞周总指挥的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功勋昭著于福建全省，还勉励了两个旅的全体官兵的勇敢善战，发扬了北伐战争中光荣的第十军的战斗精神，从而打败了蒋派来的皖系刘和鼎部队及海军陆战队，全闽百姓感恩不忘。会餐之后又安排大家看闽剧，晚间用汽船护送到驻防地点。第二天中午卢总司令与卢兴荣副总司令及随行人员又在南平设宴，共同热烈答谢周志群总指挥，宴后并邀请周总指挥、胡代表醒樵、黄代表礼铨（均系福州人）由卢总司令陪同乘快艇到龙溪（卢总司令的家乡）游览，参观卢总司令的别墅中的珍藏、奇花异草等。游览、畅谈一个星期，给周总指挥以上宾礼遇，私赠给周总指挥为数不少的金银财物，还公开宣称愿补助周所属部队的经费、武器装备、以及给周总指挥较长时间的假期赴沪游览等。周回建瓯指挥部后就举行这次在